

由分立走向集成：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的建构理路*

——基于系统耦合理论

张杨 何依

From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Examination Assessment for Historic Urban Areas Based on System Coupling Theory

ZHANG Yang, HE Yi

提要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涵盖“保护—更新—管控—建设—治理”的全链条，是一个复杂难题。破题的关键在于城市体检制度与名城保护制度如何进行程序性整合。对此，基于系统耦合理论，通过“耦合过程（制度逻辑）—耦合模式（制度形态）—耦合功能（制度目标）”的分析框架，探索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的建构理路。在制度逻辑层面，应立足于城区、街区与建筑三级尺度，推进既有城市体检的指标下沉，并将名城保护制度的要求结构性地嵌入历史城区体检评估框架。在此基础上拟合“历史街区—周边社区”为现实层面的体检评估单元，并将保护与非保护类建筑整体打包，以落实全面的体检评估任务。由制度逻辑到表征形态，进一步提出需通过“城区—街道”尺度及“街区—社区”单元的横向关联，倒逼既有的城市体检评估制度不断完善。相应的制度目标也应将城市更新导向的体检评估系统，与城市治理和保护传承工作进行有效衔接，为平衡保护更新的现实困境提供理论思考。

关键词 历史城区；城市体检评估；制度建构；系统耦合理论；精细化治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403011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4)03-0082-09

作者简介

张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城市仿真重点实验室成员，zhangmuyi@hust.edu.cn

何依，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通信作者，heyihust@163.com

Abstract: The assessment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encompasses comprehensive factors including preservation, renewal, contro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Existing assessment of urban areas often overlooks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ic urban zones and suffers from a lack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The key challenges in assessing historic urban areas lie in integrating evaluation efforts with heritage preservati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ormer are situated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city, urban districts, and street offices while those for the latter fall under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units at the scale of historic zones, blocks, and buildings. These two systems have different governing bodies and objectives, leading to disparities in technical approaches and regulatory domains. Grounded in the theory of system coupling,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forms, rationales, and objectives of historic urban area assess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upling patterns, coupling mechanisms, coupling functions". It discusses the need to transition from isolated to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forms and achieve functional integr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evaluations of urban renewal practices need to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with urban governance and urban preservation efforts so as to form a coherent institutional goal. The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the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historic urban areas and offers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balancing the challenges of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in practice.

Keywords: urban historic areas; city examination assess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system coupling theory; fine managem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城市体检是通过综合评价城市发展建设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措施、优化城市发展目标、补齐城市建设短板、解决“城市病”的一项基础工作^①。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北京市政府率先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初步建立了这一工作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宁绍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保护研究（编号：520782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历史文化空间区域关联测度及体系建构方法——以山西省为例（编号：523780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历史文化街区谱系与价值研究（编号：23VJXT01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评估技术与保护方法研究（编号：2022-K-057）

度。2021年，自然资源部又发布《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进一步指出城市体检评估工作的制度内涵，即以人民政府集合各方力量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人居环境品质需求，为打通城市发展建设“最后一公里”的决策流程提供政策依据^[2]。

当前，既有研究对城市体检评估制度问题开展了建构性探索。例如在组织管理层面，相关研究建立了多领域综合、多学科介入、多部门联动、多主体协同（政府主导、公众参与、规划机构与高校提供技术加持）、多目标愿景（侧重城市更新、城市治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的体检评估工作机制^[3-4]，从明确体检任务、建构评估框架、优化指标体系、深化诊断方法和强化反馈传导等方面，提出了最大化实现体检效能的相关策略，有效地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跨部门综合评估工具^[5]。相应的研究结论应用于体检评估的实施、管理、监测、反馈等层面，从工作组织和成果应用两大体系，初步建立了城市体检在全生命周期中的工作任务，在不同城市治理环境中，评估了城市体检既有制度框架的适应性^[6]，并通过实施路径的反馈优化，促使体检方针与评估政策的更新迭代，以及新时期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7]。

2024年3月18日，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城市体检工作。体检评估工作从试点城市逐步放开，相应的体检评估工作对象也涵盖城市空间的整体范畴与要素。值得注意的是，以历史城区为代表的历史建成环境，作为当下城市空间中的一种类型，在既有研究中获得的关注不足。历史城区特指历史文化名城中历史范围清楚、格局和风貌保存较为完整、需要整体保护控制的地区，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老城区、旧城区^[8-9]。从1982年名城制度建立至今，关于历史城区保护、更新、管控、开发、治理的遗留问题很多，建设发展与历史保存的矛盾始终存在且愈演愈烈^[10]。尤其是伴随城市扩张与空间蔓延，历史城区早已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空间概念，其被囊括在范畴更广、地域更大的系统中，并成为现代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城区大多位于城市中心区域（即主城区范围），人口密集、改造需求

高、保护压力大，导致城市更新任务繁重且棘手^[11-12]。因此，对于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现实意义显著。如何对历史城区这一涵盖“保护—更新—管控—建设—治理”全链条的复杂巨系统进行合理的体检评估，亟待精准思考与补充研究。

1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的建构背景

1.1 制度基础

1960—1970年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运动，严重破坏了历史城市的整体结构和风貌，切断了历史文化脉络^[13]。为保护一批历史城市，使其免遭建设性破坏，我国在1982年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指出划定历史城区、进行整体保护的意旨^[14]。截至2024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公布了143座历史文化名城。

2011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检查工作，通过对保护范围及保护对象数量变化、保护规划制定与实施情况，以及地方性法规制定、国家专项补助资助使用情况进行系统摸底，明确名城保护工作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已不具备条件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将向国务院建议列入濒危名单或者撤销称号。这一行动致力于名城保护制度下的经验总结，开启了历史城区保护评估的制度探索。

2017年以来，国家及各地方层面的城市体检评估制度也开始涉及历史文化名城，相关政策从名城保护的体制机制、资金投入、人才建设、挂牌建档、规划编制及执行、监测管理等方面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例如2018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提出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建立“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体检评估制度，以综合评价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城区建设发展的阶段性工作，平衡建设开发与城市更新、保护之间的关系^[15]。2019年4月，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

于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评估检查的通知》，其评估检查对象包括全省8座历史文化名城、20个历史文化街区，并对历史城区的保护范围划定、保护要素的数量变化、保护规划编制情况、实施情况等进行普查^[16]。随后，山东省、江西省、浙江省、北京市等地陆续启动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体检评估工作，以摸清各地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认定、公布与测绘建档情况。以此为背景，2021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提出自2022年开始，各名城每年应开展一次自评估工作，两部门每五年会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所有名城开展调研评估，通过顶层制度引导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工作目标，全面准确评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情况，以落实保护责任、提升保护能力及水平。见图1。

近年来，国家与省市各级人民政府已明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不仅需要规范、标准、条例等政策层面的牵引以及法律法规的兜底，更需要通过体检评估的制度设计，反映保护成效与建设强度等阶段性问题，为当前的保护发展工作进行“全程监控”，提供“跟踪报告”并“对症下药”。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保护范围，历史城区是体检评估工作的主体，应在既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体检评估制度的建构逻辑与理路、厘清相应的制度框架，以保障体检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

1.2 潜在问题

作为历史上一个完整的人居单元，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工作需要耦合来自名城保护制度和城市体检制度的工作任务：一方面需要借助城市体检评估的技术路线和框架体系，针对历史城区积存已久的城市病进行系统排查、精准识别，并逐个“击破”，以改善历史城区人居环境，满足居民日常需求^[17]；另一方面则需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规定下，对历史城区内需要被保护传承的要素进行精准把控，以反映保护成效。两个制度体系的整合可以实现“保护”和“更新”的统筹——这一对存在许久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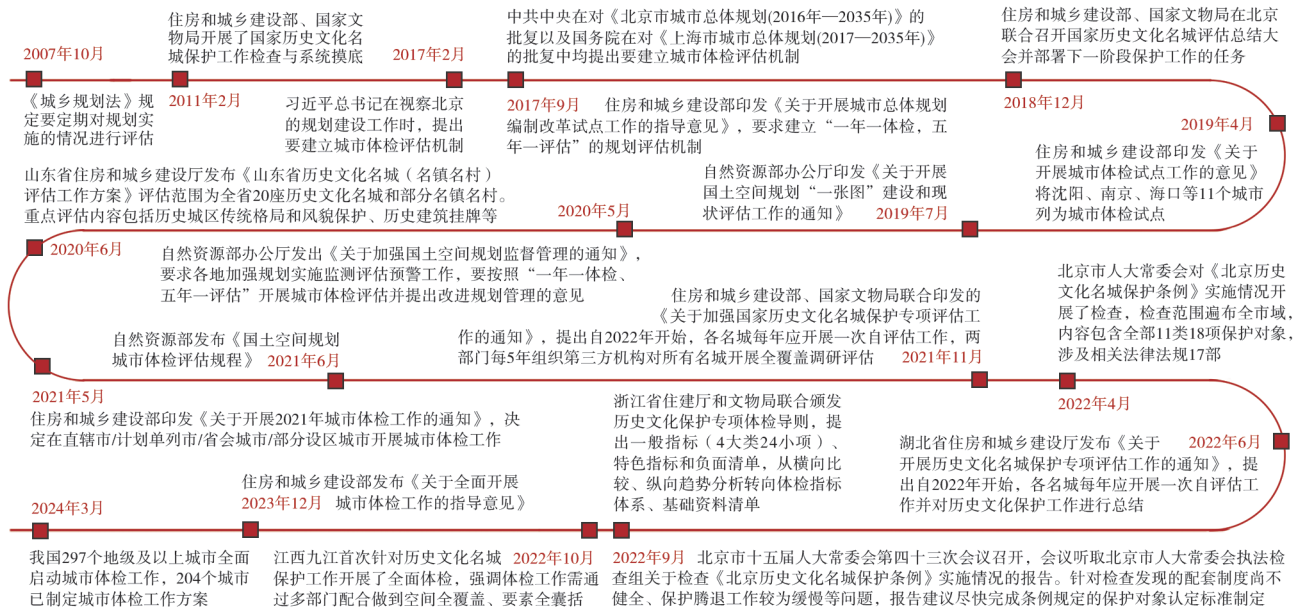


图1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基础

Fig.1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assessing urban historic areas

矛盾，或可伴随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的建构，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些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基础仍然处于“保护”语境下，与体检评估的“更新”目标不完全适配，相关的体检评估政策文件也致力于“保护”情况的分析报告。需要明确，名城保护40余年来，除了少量得以整体保存的历史城区如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之外，其余历史城区在城市建设效率与速度的目标导向下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改造，成为一座座有着古城轮廓的“旧城”，而非纯粹的“古城”^[18]。在刚性的保护制度基础上，交织着大量复杂的、模糊的甚至混乱的旧城更新要素，有待体检评估。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既有的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建设并没有抓住当前历史城区在体检评估规程中的本质问题。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名城保护和城市体检制度体系的不兼容。后者落位在“城市—市区—街道”这一层级嵌套的行政区划单位，前者反映于“历史城区—街区—建筑”这一尺度相关的历史文化单元。两个制度体系的主导部门、管控范畴不同，相应的工作目标和技术线路也有差异。即使同属体检评估系统，很多城市既要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

“城市体检”工作，也要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主导的“城市体检评估”规程^[19]。同一工作的多头并进降低了制度效率，也反映了制度设计的冗杂。

考虑到既有研究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切入历史城区此类建成空间，在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建构层面难以提供有效的研究数据、观点或资料支撑；当下，城市体检评估的制度体系对历史城区关注不足、相关制度内容也不够具体。因此，想要通过某一项研究、一步到位地建构出一个完善且精准聚焦于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工作的制度体系，非常困难。但是，对于这一制度建构理路进行分析论证是必要且可行的。如何在城市体检评估的政策背景下，对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进行兼容性探索，也确实需要在理论层面先行思考——以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推进多系统工作的有效整合。

1.3 理论框架

系统耦合（system coupling）理论始于物理学，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要素，或一个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耦合关系如何协调、反馈的理论^[20]。例如电和磁的关系就是一种耦合关系，当电发生变化时必将导致磁场发生改变。这一理论类型早期被应用于生物学、地

理学、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后被引入人居环境科学中，用来分析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并联合起来的现象，以探讨各系统之间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及作用机理^[21-22]。

系统耦合理论中的“耦合”其实是一个从解构到重构的过程。原本两个体系相互独立，各自运行，但体系之间内容相关，在需求驱动下可进行系统交流，并从简单的互动、沟通进一步上升为系统整合。这一过程中，系统结构将产生重组、系统势能延伸，不同系统的结构功能相结合并产生新的系统^[23]。它不是原系统在“量”上的加合，而是升格成为一种新功能体、一种较高层次的体系架构，从而获得更高维度的功能、潜势和机遇，并释放两个系统在耦合前无法生产的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研究将系统耦合理论分为三个层次：耦合过程、耦合模式、耦合功能。“耦合过程”指代系统整合的运行机制，反映系统耦合的逻辑关系；“耦合模式”反映系统整合后的表现形式，是耦合现象的形态表征；“耦合功能”是系统耦合的结果，承载系统整合后的功能绩效。三者之间的作用承接形成了耦合理论框架^[24-25]。从耦合过程到耦合模式，再到耦合功能的研究范式，

可由内而外地分析某一系统整合中的建构路径、呈现方式，以及整合后的价值导向。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建构理路，以名城保护和城市体检评估两个制度系统的整合为问题意识，以系统耦合理论为指导，在“耦合过程→耦合模式→耦合功能”这一分析框架下展开研究，以明确这一制度体系的逻辑、形态与目标(图2)。研究需要依次探索三个问题：首先，名城保护制度与城市体检制度在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制度中应如何耦合？其次，耦合后的制度体系有何形态表征？最后，这一制度形态的目标导向是什么？

2.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逻辑

2.1 城区层面：体系嵌入，指标下沉，结构兼并

制度逻辑是指构成一个领域中行为和组织的规范的具体实践，反映了制度建构与运行的内部机制^[26]。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逻辑，既需要纳入名城保护制度的规范性要求，也应考虑普适意义上城市体检评估的指标落位。其中，历史城区作为名城保护制度的核心，在建设控制和保护管理层面有多条规定。相关内容如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历史建筑挂牌率/修缮率、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保存完整率、古树名木维护比例、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比例、数字化信息采集和测绘建档比例、管理规定/保护规划/技术标准等制定和执行情况、日常巡查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自评估工作与第三方评估工作开展情况等，需要转化为量化指标，整体纳入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规程。见图3。

此外，名城制度中可切实反映历史城区风貌特色的相关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历史空间格局完整性、历史边界清晰度、景观廊道通畅性、城市色彩协调性、山水环境原真性等，应整体打包，作为风貌特色专项，结构性嵌入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框架体系^[27]。这一评估专项可体现历史城区较于现代城市的空间特性，形成精准体检的指标体系。相关评估指标需要以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呈现。例如：基于深度学习与街景图像

的历史城区色彩分析，可以评估历史城区沿街立面的色彩协调程度；以建筑空间层次平衡度这一视觉感知形式来衡量历史城区中的天际轮廓景观秩序；基于语义分析的历史城区风貌感知与评价体系建构；等等^[28-29]。

在名城保护制度的基础上，还需要意识到历史城区作为城市空间中的人居单元，需要承接自上而下的常规体检与评估工作，以反映人居环境建设中有待更新改造的内容^[30]。当前，自然资源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都公布了相应政策文件，以推进体检评估工作的展开，但两个制度体系之间存在工作内容的重叠。对此，需要将自然资源部的“城市体检评估”规程的6个维度33项基本指标，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市体检”系统的8大版块65项基本指标进行“同类项合并”，避免重复体检带来的不必要工作。

此外，介于市域、市区、城区等不同尺度的空间差异，以及不同类型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并非所有的体检评估指标都适用于历史城区。因此，需要将合并后的常规体检评估体系与历史城区这一建成环境进行适配性比对，遴选合适的指标内容进行选择性下沉，并落位于历史城区这一有待体检评估的空间范畴。

通过名城保护指标体系的结构嵌入、城市体检指标的选择性下沉，实现既有体检评估体系的兼容，从“分立”走向“集成”，并在历史城区层面促进制度耦合，初步建构一个具有针对性的体检评估指标体系，共6个层面70项二级指标。见图4。

2.2 街区层面：边界开放，空间融承，单元重组

从历史城区下沉到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风貌保护区这一中观维度进一步思考。这一维度的体检评估需要承接城区层面所下放的工作，例如：在街区层面，评估空间格局、肌理、尺度、沿街界面风貌的保存状况；在人口与产业经济层面，分析街区人口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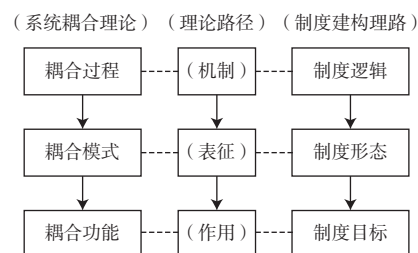


图2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建构的理论路径

Fig.2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historic urban are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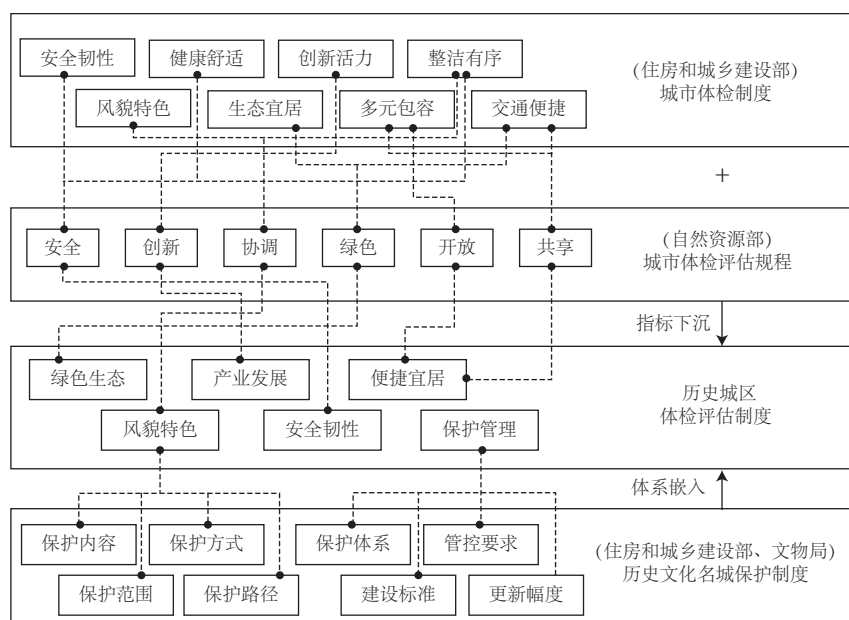


图3 城区层面体检评估制度的架构：名城制度的结构嵌入与城市体检的指标下沉

Fig.3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examination assessment at the city level

业态活力、创新产业等现状问题。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历史街区作为保护对象，虽然有明确的保护范畴，相关保护规划也在编制时划定了清晰的地块边界，但其本身并不是一块“文化孤岛”，与周边社区的界限也不是泾渭分明^[31]。相反，因高密度人居环境的压力，以及保护制度对更新、改造与建设的限制，历史街区自身范围内的服务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居民需求，日常交往活动的公共空间也相对不足。基于这一现实条件，大量历史街区的居民与周边社区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一个共同体，在社会交往、邻里守望、资源共享等层面成为一个整体的“街区—社区”单元。

“街区—社区”单元，实质上超越了名城保护制度所划定的历史街区保护范围，也并非“街道”这一行政区划单位下属的“社区”范畴，而是两者融承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更高等级的、功能复合的结构整体[图5(a)]。对于历史街区这一层级的体检评估，需立足于街区与社区空间重组的新视角，突破历史街区独立于周边社区的体检模式，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例如对于历史街区中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备情况，需要分析周边社区在社区医疗卫生、行政管理、社会福利设施布局方面，对于历史街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32]，在这一新的空间单元上进行评价。同时，在文化展示、商业服务等方面，对历史街区的体检也需覆盖至周边社区，形成片区联动式的整体评估模式。

具体而言，在历史街区层面进行体检评估的制度设计，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更新视角下，需要突破原先局限在历史街区的保护范围，将历史街区从保护体系中释放出来——历史街区体检评估需要贯彻从“分立”走向“集成”的视角。第二，需要以历史街区与周边社区居民的行为轨迹、活动范围和日常需求为导向，分析历史街区与周边哪些社区关联紧密，存在设施共用、资源共享，以及社会共建的情况。第三，在边界开放和界域融承的基础上，对街区与社区空间进行重组，并重新划定“历史城区—周边社区”这一结构单元，来参与体检评估工作。历史街区与周边社区应被视为一个社会空间聚合体，以



图4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架构

Fig.4 Preliminary framework of examination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in historic urban areas

部署切实有效且相对科学的体检评估工作，避免人为划定的保护界限，切断实际层面的空间联系与有机组织，导致体检评估工作制度的局限性。

2.3 建筑层面：内容增补，内外兼顾，要素统筹

最后，是建筑层面的体检评估制度建构。需要认识到历史城区中，既有保护建筑（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传统风貌建筑/地方民居等）及历史环境要素（古树/水井/石阶/堤坝/码头/碑刻/雕像/地名/历史故事等），还有不具备明确保护身份、不属于保护名录的其他建构物及其场所环境，如1970—1980年代的老旧建筑、少量工业厂房（大部分已腾退、迁出）。历史城区体检制度的建构，需要统筹考虑保护类建筑和非保护类建筑的整体需求，以反映历史城区这一完整人居单元在建筑尺度上存在的问题。

建筑尺度上的体检评估，不仅限于建筑本体如建筑质量、风貌、结构、形式、功能等指标要求，还应包括历史与现代建筑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功能两个方面。建筑外部环境包括公共活动、市民活力、场所记忆、空间组织、步道系统、场地出入口的位置、数量、开放性、标志性、建筑空间组合关系、植被绿化、景观设计、视线可达^[33]等。内部功能则包括室内采光、通风、热舒适品质、建筑能耗，以及流线关系、功能分区、适应性再利用形式等方面^[34-35]。在内部空间、外部环境、建筑本体三个方面进行系统体检，从局部扩大至建筑整体进行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制度的综合考量，实现内容增补、内外兼顾与要素统筹。

3.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形态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整合了名城保护与城市体检评估的制度内涵，实现了从“分立”走向“集成”。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城区体检评估或可独立于常规的体检评估规程之外，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专项评估制度，以反映历史建成环境的独特价值。但同时也需注意，以历史城区为代表的建成环境是当代城市空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城市层面的体检评估工作，应将这类建成环境纳入考虑范

畴，并在体检评估规程与指标体系建构过程中进行统筹考量。

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历史城区的界域范围与当前的行政区划体系基本不重合。这也就导致了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只能作为一个专项评估，直接纳入城市一级的体检框架体系，很难将其直接楔入当前以行政区划单位为主体的城市体检评估体系并通过逐级下沉、向上汇总的方式进行系统建构。当前的城市体检评估更适用于现代城市空间，所谓的历史城区体检评估则成为名城保护的“孪生”体系，以更新改造为导向的现实任务难以推进。

历史文化单元（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与行政区划单位（城市—辖区—街道）这两种空间划分方式的差异形成两套空间组织关系^[36]。截至目前的143座历史文化名城中，仅有少量保存完好、边界清晰的历史城区，被整体划定为“街道”这一行政单位进行城市治理并承担相应的社会工作[图5(b)]。例如平遥古城街道的辖区范围为城墙以内（基本涵盖历史城区的范畴），下辖壁景堡社区、海子街社区、站马道社区、迎薰门社区、贺兰桥社区等5个社区。与之类似，襄阳古城2014年设立古城街道，作为襄城区下辖的一个镇级别街道办事处，管辖杨家花园、马王庙、卉木林、昭明台等15个社区。这类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可横向接入“街道”这一行政层级，向下需要落实社区层面的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程序，向上则“倒逼”市（辖）区一级体检评估指标体系

的完善——城市体检评估应统筹考虑不同类型建成空间的异质性特征，并在顶层设计上进行收拢。历史城区所提供的数据与信息支撑将补充当前体检评估指标系统中对于历史建成环境的疏漏（不仅是法定意义上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还包括作为城市建设发展原点的、非法定保护意义上的老城区、旧城区），通过“城区—街道”的横向关联，完善既有的城市体检评估制度框架，并为城市及市（辖）区层面城市体检评估的指标设计提供思考。

此外，那些被“街道”甚至“市（辖）区”等行政区划割裂的历史城区（如西安古城历史城区横跨碑林、新城和莲湖三大城区，内辖多个街道及社区），可通过“街区—社区”这一结构单元，嵌入“社区”层级的城市体检评估系统。向下，则以历史街区与周边社区这一社会空间聚合体作为体检评估对象，对有关便民服务、社区绿化、物业管理、社区治理、住房保障、邻里关系等问题，进行精准体检与有效评估；向上则在“街道”一级进行汇总，增补既有体检评估指标的不足。通过寻找历史文化单元与行政区划单元的耦合“接口”，将历史城区体检评估楔入城市体检“自上而下”的传导系统中（图6），在统一的、以更新为导向的城市体检评估语境下，开展历史城区更新治理工作，以明确历史城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人居单元，在保护之外仍有待关注的城市空间问题。

需要明确，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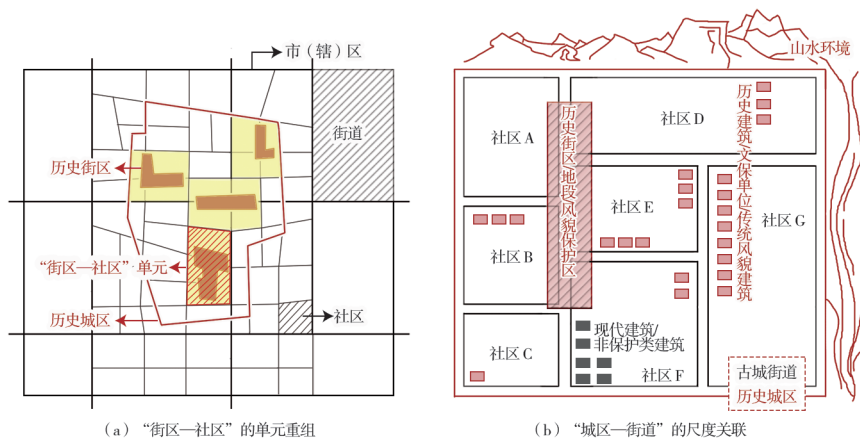


图5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中的单元重组和尺度关联

Fig.5 Unit recombination and scale correlation in examination assessment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不能仅作为一个保护专项，更需要回归至更新导向下的城市体检评估规程，并在此过程中，“倒逼”不同层级城市体检评估指标的建构与完善，全面把握城市体检制度对整体城市空间中有待评估的内容，并提升体检评估制度的实用性。

4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目标

历史城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遗留下了大量建设性问题。例如：在“退二进三”过程中缺少对历史城区产业体系的整体谋划；大规模的文旅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造成历史城区“休克式”改造和“推土机式”拆旧建新；历史城区交通压力大、人口密度高、配套设施供应不足。在此背景下，政府往往通过人口疏解、结构优化，引导历史城区的人口外迁，以降低人口密度、均衡设施配比。但是，某些地方政府以此为契机，在房地产开发与文旅经济影响下紧盯历史城区的土地价值，通过大规模动迁将原住民“驱逐出境”，历史城区因缺乏人居活力成为一个个“文化空壳”和“布景舞台”，导致历史文化价值衰减^[37]。这些问题并非是纯粹的城市更新问题，而是与城市治理、城市保护紧密相关的连锁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回归至城市体检评估规程后，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建构需要统筹城市更新与治理、保护等相关议题，并在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目标中进一步思考。

4.1 需求牵引，推进历史城区人居环境精细化治理

考虑到历史城区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的建设性问题，以及更新改造的现实需求，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体系可直接作为人居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导则，作用于历史城区的管控维护、考核监督、统筹协调等日常工作。其中，体检评估数据可作为支持历史城区精细化治理的参照，将其导入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项目平台，通过评估、诊断、改善、检验、再评估这一体检程序，与人居环境数字化、精细化治理体系进行对接^[38]。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监测、定期评估、问题反馈、决策调整、持续改进的工作方案，实现城市工作数据的整合共享和互通互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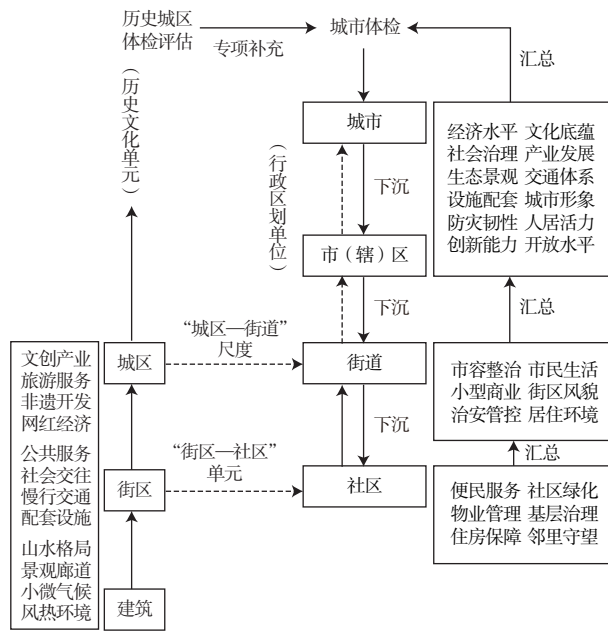


图6 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形态

Fig.6 System of examination assessment for historic urban areas

通过定期维护数据、跟踪体检结果，以阶段性维护信息的方式，支持城市运行检测和精细化治理的各项工作。

同时，精细化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和特殊情况也可“反哺”城市体检评估体系，补充纯粹的量化数据难以表征的具体问题，提升城市体检系统的适用性。较于其他类型的建成空间，历史城区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与利益格局^[39-40]，纯粹的量化指标数据往往作用效力有限、普适且既定的评估体系也不能反映每一座历史城市的价值特征。在此背景下，通过历史城区精细化治理实践，将发现的问题通过定性评价与论证的方式反馈至城市体检平台，可反馈城市体检系统中的缺漏项或难以量化表征的指标，促进制度体系的韧性建设。

需要明确，城市体检与精细化治理都是以人本主义为导向、以城市人为服务对象、以人居环境治理提升为最终目标的制度体系，因此，公众参与体检评估和城市治理行动是必要的。对于城市体检指标体系的结构、内容与权重赋值，也确实需要了解当地居民及社会大众认为有问题、待诊断、需解决的要点，扩大政策制定主体和体检评估的战略布局^[41]。需求导向下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制度建设，将推进城市体检评估与精细

化治理工作平台的双向反馈与对向建构（图7）。精细化治理过程中公众反馈的意见，也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补充至“自上而下”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中。

4.2 底层托举，支撑市级保护传承体系的实施工作

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工作还应有效支撑市级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实施工作。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地段等应作为保护传承的有机整体。其中，全国及省级保护传承体系主要强调战略性、协调性，而市、县级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则强调工作的实施性^[42]。

以历史城区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层积厚重，是市级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心，需要通过体检评估的底层托举，支撑市级保护传承体系的实施工作。例如，西安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建构就将视野拓展至西安都市圈范围，构建了“一心、两轴、两廊、三带”全时空、全要素的整体保护格局，其中的“一心”，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核心区（即历史城区）^[43]。历史城区的体检评估

例,制定更具体的工作程序和组织方式,以衔接不同空间尺度与层次上的体检评估工作任务,保障制度体系的稳定运行。各类历史建成环境的体检评估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内涵和价值特性,需明确其作为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并在“特殊”与“一般”,“精准”与“标准”,“历史”与“当下”的一体化语境中进行整体诠释。

参考文献

[1] 王吉力.城市功能领域的体检评估:体系构建与方法探索[J].规划师,2022,38(3):5-11.

[2] 石晓冬,徐勤政,曹祺文,等.规划治理的新内核:“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以首都北京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23(4):18-24.

[3] 詹美旭,刘倩倩,黄旭,等.城市体检视角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机制与路径[J].地理科学,2021,41(10):1718-1728.

[4] 伍江,王信,陈焯,等.超大城市城市体检的挑战与上海实践[J].城市规划学刊,2022(4):28-34.

[5] 杨婕,柴彦威.城市体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J].上海城市规划,2022(1):1-7.

[6] 马文军,李亮,王奕曾,等.面向健康安全高密度城市治理的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0(11):1628-1636.

[7] 王伟,欧阳鹏,杨明,等.面向高质量公共决策的城市体检机制优化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2,29(8):44-52.

[8] 张松.历史城区的整体性保护:在“历史性城市景观”国际建议下的再思考[J].北京规划建设,2012(6):27-30.

[9] 兰伟杰,胡敏,赵中桓.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回顾、特征与展望[J].城市规划学刊,2019(2):30-35.

[10] 刘青昊,李建波.关于衰败历史城区当代复兴的规划讨论:从南京老城南保护社会讨论事件说起[J].城市规划,2011,35(4):69-73.

[11] 邵甬,刘敏霞.“历史性城镇景观”视角下上海历史城区建筑高度控制体系和方法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7(6):105-112.

[12] 张杨,何依.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进程、特点及趋势:基于CiteSpace的数据可视化分析[J].城市规划,2020,44(6):73-82.

[13] 董卫,崔玲.历史城区保护与可持续整治中的“洛阳模式”创新[J].城市规划,2014,38(6):59-65.

[14] 相秉军,狄文莉.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的探讨[J].城市规划,2020,44(10):93-101.

[15] 徐钰清,罗佳,刘世晖,等.特色中小城市体检与更新联动工作探索:以景德镇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3,30(5):34-38.

[16]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文物局.关于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评估检查的通知[S].2019-04-19.

[17] 周俭.城市遗产及其保护体系研究:关于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若干问题的思辨[J].上海城市规划,2016(3):73-80.

[18] 何依.从实体要素到空间关系:新时期历史城区保护内容的认识与延展[M]//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道路的探索.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3.

[19] 赵民,张棚晨.城市体检评估的发展历程与高效运作的若干探讨:基于公共政策过程视角[J].城市规划,2022,46(8):65-74.

[20] 马恩朴,蔡建明,郭华,等.城市化背景下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理论框架及优先方向[J].地理学报,2021,76(10):2343-2359.

[21] 黄剑坚,王保前.我国系统耦合理论和耦合系统在生态系统中的研究进展[J].防护林科技,2012(5):57-61.

[22] 万里强,侯向阳,任继周.系统耦合理论在我国草地农业系统应用的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4(1):167-169.

[23] 高智,鲁志国.系统耦合理论下装备制造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J].系统科学学报,2019,27(2):63-68.

[24] 马涛.基于“绿地与城市空间耦合理论”的新城区园林绿地系统规划设计模型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3(9):80-85.

[25] 刘滨滨,贺炜,刘颂.基于绿地与城市空间耦合理论的城市绿地空间评价与规划研究[J].中国园林,2012(5):42-46.

[26] 徐刚.“编制区隔”的制度逻辑:从结构、功能到本质的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8):106-120.

[27] 张松.城市生活遗产保护传承机制建设的理念及路径: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实践的经验与挑战[J].城市规划学刊,2021(6):100-108.

[28] 柯彦,林月彬,林碧英,等.基于ArcGIS的“登山观城”眺望景观优化控制研究:以福州福道为例[J].中国园林,2021,37(12):43-47.

[29] 江浩波,卢珊,肖扬.基于街景技术的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城市色彩评价方法[J].城市规划学刊,2022(3):111-118.

[30] 张杨,何依.“破立之间”:历史城区街巷空间的开放性研究:以平遥古城书院街区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20(10):110-115.

[31] 邓巍,何依,胡海艳.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6(4):87-93.

[32] 刘鹏.精明的地块划分:一种基于地块的历史城区空间修补策略[J].城市规划学刊,2018(5):106-113.

[33] 杨晨,王志茹,周宏俊.历史建筑遗产“周边环境”更新设计与价值呈现:以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花园为例[J].中国园林,2022,38(S2):11-16.

[34] 史立刚,蒋欣彤,李玉青,等.基于环境性能模拟的历史建筑更新设计优化研究[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2,37(1):63-69.

[35] 刘启波,周若祁,吴思睿.高校历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调查与节能改造研究[J].建筑科学,2013,29(4):31-35.

[36] 林林.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J].城市规划学刊,2016(4):94-101.

[37] 张杨,张星,何依.面向精细化治理的历史城区风貌导控与规划响应:以襄阳古城为例[J].新建筑,2023(4):143-148.

[38] 沈信平,徐利达.转型背景下历史城区系统整体保护与文化传承: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编制探索[J].城市规划,2022,46(S1):28-38.

[39] 李昊,徐辉,翟健,等.面向高品质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城市体检探索:以海口城市体检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1,28(5):70-76.

[40] 石晓冬,杨明,金忠民,等.更有效的城市体检评估[J].城市规划,2020,44(3):65-73.

[41] 霍晓卫,徐慧君,胡笏,等.城市更新中遗产保护的阶梯式介入[J].上海城市规划,2021(3):81-87.

[42] 王凯.“双碳”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机遇[J].城市问题,2023(1):15-18.

[43] 姜岩,孙婷,董钰,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研究及西安实践[J].规划师,2022,38(3):110-116.